

王宁 / 主编

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前沿
第一辑

国际文学理论学会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文学理论前沿

第一辑

国际文学理论学会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前沿/王宁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4

ISBN 7-301-07114-0

I . 文… II . 王… III . 文学理论·研究 IV . 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518 号

书 名：文学理论前沿

著作责任者：王 宁 主编

责任编辑：江 溶 任 鹏

标准书号：ISBN 7-301 07114 0/I 066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9.25 印张 313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国际顾问委员会

拉尔夫·科恩 雅克·德里达 特里·伊格尔顿 杜威·佛克马
胡经之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陆贵山 J. 希利斯·米勒
W.J.T. 米切尔 钱中文 童庆炳 吴元迈

主 编

王 宁

副主编

陈永国 史安斌

编 委

霍米·巴巴 保尔·鲍维 曹顺庆 党圣元 金元浦
罗钢 陶东风 王一川 王岳川 林赛·沃特斯
谢少波 许明 周宪 朱立元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Ralph Cohen Jacques Derrida Terry Eagleton Douwe Fokkema
Hu Jingzhi Fredric Jameson Lu Guishan J. Hillis Miller
W.J.T. Mitchell Qian Zhongwen Tong Qingbing Wu Yuanmai

Editor

Wang Ning

Associate Editors

Chen Yongguo Shi Anbin

Editorial Board

Homi Bhabha Paul Bové Cao Shunqing Dang Shengyuan
Jin Yuanpu Luo Gang Tao Dongfeng Wang Yichuan
Wang Yuechuan Lindsay Waters Shaobo Xie
Xu Ming Zhou Xian Zhu Liyuan

编者前言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组稿和编辑加工，这本厚实的《文学理论前沿》丛刊第一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本丛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这在当今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也许有人会问，在当前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各种学术期刊林立的情况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办这一大型丛刊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立足点有两个：一是站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新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的大型中文丛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将填补这一空白。本刊计划每年出版一辑至二辑，刊发 15,000 字—25,000 字左右的既体现扎实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 10 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不超过 30,000 字。其中境外学者的论文为 2—4 篇，分别选译自国际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主编者拥有这两家刊物的中文版版权）或直接向境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

后决定是否刊用。每一辑的字数为 300,000 字左右。

本丛刊计划开设“前沿理论探讨”、“理论文体阐释”及“20世纪文论大师研究”、“新著评介”、“名家访谈”等栏目。每一篇研究性论文附有中英文提要 800 字左右，争取把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推荐给国际学术界。这样，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一定会为未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

在本辑第一个栏目“前沿理论探讨”中，我们发表了三篇中国学者的长篇论文，分别探讨了生态理论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对于这几个当今国际文学理论领域内的前沿理论课题，这三位学者都以大量的第一手原文资料作为基础，在前人或自己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并试图发出中国学者的不同“声音”。而第四篇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论文则试图对后殖民写作进行文类学的理论化，这为我们今后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参照。

第二个栏目以“理论文体阐释”为标题，正好说明了这一组文章的研究对象：文类或文体。虽然这两篇文章分别出自中西方两位素不相识并从未有过交流和对话的学者之手，但都不约而同地大量引证了巴赫金的理论：一个试图提出一种巴赫金式的阐释理论，另一个则指明了巴赫金对文类理论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应该承认，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个栏目内，是编者有意识地要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学理论界就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平等的对话。可以肯定，当西方学者在阅读了钱中文论文的英文提要后，一定会对文章的内容发生兴趣。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在中国理论界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但第三个栏目的两篇论文却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探”。两篇文章所集中讨论的理论家分别为德勒兹和伊格尔顿，这两位文论大师的名字在中国的理论界虽然“如雷贯耳”，但对其理论精髓却知之甚少，尤其缺乏扎实的、基于阅读原文资料的深入研究。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无疑填补了国内研究的一个空白。

鉴于本丛刊力图肩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即并非仅限于“引进”理论，更重要的是“输出”理论，从而真正达到赛义德所说的“理论的旅行”之双向目的，我们开设了第四个栏目“20世纪文论大师研究”，其目的在于有计划地向国际文学理论界推出我们自己的大师级理论家。本栏目的两位作者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了国内外的现有研究资料。结果发现：弗莱作为加拿大原型批评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其西文研究资料真可

谓“浩如烟海”，他本人也成为少数几位被引证频率最高的思想文化巨人之一；而西方语言文献中对朱光潜的研究资料却相当的贫乏，除了少数几位精通中文的汉学家外，欧美主流学者甚至都不知道这位对 20 世纪的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师级理论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界的一大悲哀。我们相信，本栏目肖鹰的论文如在将来用英文重写并在国际文论界发表的话，将有助于中国文论的真正走向世界。

正当本刊的编辑工作行将结束时，传来了美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教授去世的消息。他的去世在欧美思想界、知识界及文学理论界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们特发表他的生前好友、美国《批评探索》杂志主编 W. J. T. 米切尔的一篇悼念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文化巨人的深切哀思和追忆。最后，我们谨向为本丛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同时也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 宁

2004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1)

前沿理论探讨

生态主义话语:生态哲学与文学批评 陈剑澜(3)
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王 宁(44)
后现代的包容:当下中国的现代性重构 陈晓明(73)
后殖民性的文类 [美国]彼得·希奇考克(102)

理论文体阐释

理解的欣悦

——论巴赫金的诠释学思想 钱中文(137)
文类的理论化——解释作品 [美国]彼得·赛特尔(156)

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探

资本的非领地化与现代性叙事 陈永国(181)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后现代语境下的
反思 胡友珍(203)

20世纪文论大师研究

理论的梦想:论诺斯洛普·弗莱神话批评的
文化意义 江玉琴(229)
朱光潜美学思想新探 肖 鹰(263)

纪念赛义德

批评的良知:纪念爱德华·赛义德
..... [美国]W. J. T. 米切尔(293)

Contents

Editor's Note (1)

Exploring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Ecophilosophy and Ecocriticism: Some Aspects of Ecologism
..... Chen Jianlan(3)

Postcolonial Critical Theory in the Age of Galobalization
and Its Revelations to Us Wang Ning(44)

The Inclusive Postmodern: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Current Chinese Modernity Chen Xiaoming(73)

The Genre of Postcoloniality Peter Hitchcock(102)

Theoretic Genres Interpreted

On Bakhtin's Hermeneutic Thinking Qian Zhongwen(137)
Theorizing Genres——Interpreting Works Peter Seitel(156)

Rethinking Western Marxism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Narrative of Modernity Chen Yongguo(181)
Terry Eagleton's Cultural Criticism: A Reflection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Hu Youzhen(203)

Studies on 20th Century Master Theorists

Theoretic Imagination: 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Northrop Frye's Myth Criticism
..... Jiang Yuqin(229)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 Thoughts Reconsidered
..... Xiao Ying(263)

In Memory of Edward Said

A Critical Conscience: Remembering Edward Said
..... W .J . T . Mitchell(293)

前沿理论探讨

生态主义话语： 生态哲学与文学批评

陈剑澜

内容提要：生态主义是一种在当代世界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话语。它产生于西方发达社会，而后波及全球，对 20 世纪晚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受生态主义话语影响的生态批评异军突起，迅速占据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前沿，并对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作为一篇跨学科的比较文论文章，主要探讨生态主义话语的核心部分——生态哲学的缘起、基本问题及其政治意向，并在此基础上兼论生态批评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生态主义 生态哲学 生态批评 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

Abstract: Ecologism, as a political discourse, has exerted a wide influ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orn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societies, it immediately swept the whole world exerting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late 20th century. Since the mid-later 1990s, ecocriticism, inspired by ecophilosophy, rose and came to the fore, and has swiftly occupied the forefront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making a certain effect on curr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The present essay, characterized by crossing disciplines and branches of learning,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ecophilosophy, kernel of ecologist discourse, and its fundamental issues and political intentions, on the basis of which it

discusses some relevant issues in current ecocriticism.

Keywords: ecology, ecophilosophy, ecocriticism, anthropocentrism, non-anthropocentrism

生态主义(ecologism)是1970年以后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话语。尽管生态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甚至更早，但只有在当代世界的语境中，它才具有实质的政治意义。1980年动物权利论者雷根(Tom Regan)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动物正当(权利)与人类错误》(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如今，在许多场合，“生态正当”与“人类错误”差不多已成为两个水火不容的断语。前者表示一种以人与非人类世界的交互影响为着眼点、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为目标的价值追求，后者则意味着一种人类沙文主义的僭妄。在当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生态”(eco-, ecological)冠名的学科、学说或主义数不胜数，如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等。本文拟对生态主义话语的核心部分——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政治意向进行分析，附带论及生态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实践即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若干问题。

一、生态学时代

20世纪初，美国环境保护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平肖(Gifford Pinchot)和缪尔(John Muir)^[1]就为何保护自然环境发生过一场争论。分歧起于一项在毗邻加利福尼亚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赫奇·赫奇峡谷(Hetch Hetchy Valley)修建水库的计划。该计划拟淹没赫奇·赫奇峡谷以解决旧金山的供水需要。平肖支持修建计划，认为在峡谷筑坝可以向数百万人供水，符合最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原则；缪尔则反对这项计划，主张峡谷应当受到保护，免遭人类活动的破坏。这是以平肖为首的资源保护运动(conservation movement)和缪尔领导的自然保护运动(preservation movement)的一次正面交锋。^[2]虽然1914年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这一计划，但两种立场的争论至今余波未了。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去对待和保护环境？在自传《开拓疆

土》中，平肖把资源保护主义定义为“一个从人类文明角度出发的基本物质方针”，“一个为了人类持久利益开发和利用地球及其资源的政策”。其主导原则是，公共土地应当服务于公众需要并为公众所用。保护森林土地是通过科学管理，使之为全体公民明智地使用和掌握。“林业政策致力于保护森林，不是因为它们是美的……也不是因为它们是荒野野生生物的避难所……而是因为我们可以用以建造繁荣的家园。”缪尔则认为，资源保护主义把所有自然资源仅仅当作供人使用的商品来对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坚持为荒野的精神、审美价值以及其他生物的固有价值辩护。自然保护主义力图使自然环境免受人类活动的侵扰，其目标是保护荒野原生的、未受破坏的状态。^[3]这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内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前者通常被称为技术中心论(technocentrism)，后者则被称为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

两种模式的对立在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经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利奥波德190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林业硕士学位，而后进入美国林业局工作，先后在西南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担任林务官员。这一时期，他作为平肖领导的资源保护运动的支持者，将功利主义原则应用于野生动物管理，主张消灭肉食动物以增加猎物数量；同时积极倡导荒野保护。在他的直接推动和规划下，1924年联邦林业局在新墨西哥吉拉国家森林建立了美国第一个荒野区——吉拉荒野区。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荒野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在当时主要指猎物保护)中，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猎物管理》(1933)一书的写作。在书中，他指出，猎物是“资源”或“庄稼”，管理的目的是提高收成。“像其他一切农艺一样，猎物管理通过调节抑制种兽的自然增长或生产力的环境因素生产产品。”^[4]此书是美国野生动物管理领域的奠基作，也是资源保护主义的一部经典文献。1933年，利奥波德就任威斯康星大学猎物管理教授。此后，隐含在他早期工作中的与平肖式的保护主义相对立的思想逐渐酝酿成熟，他开始了从“经济学”方式向“生态学”方式的转变。1935年秋天，他赴德国考察林业和猎物管理，德国人工化的管理方法让他感到厌恶，也促使他重审自己的管理思想。同年，他在威斯康星河畔购买了一座废弃的农场。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他带领家人在这块土地上亲手从事生态恢复，劳作之余，在农场破旧的木屋里过着梭罗式的冥想生活。他这一时期的思想浓缩在他死后出版的《沙郡年鉴》(1949)一书中。其中《大地伦理》一文首次提出了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他接受了坦斯利(Arthur G. Tansley)等人的“生态系

统”观念,把自然界描述成一个由太阳能流动过程中的生命和无生命物组成的“高级有机结构”或“金字塔”:土壤位于底部,其上依次是植物层、昆虫层、鸟和啮齿动物层,最顶端是各种食肉动物;物种按其食物构分成列于不同的层或营养级,上一级靠下一级提供食物和其他服务,形成复杂的食物链;结构的功能运转取决于各个不同部分的协作与竞争。利奥波德指出,这种结构是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发展起来的,而人是增加金字塔高度和复杂性的众多后来者之一。历史和生态学的证据表明,人为改变的激烈程度越小,金字塔中重新适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对自然的生态学理解,要求我们将道德共同体从人类社会扩展至整个自然界,即“大地”,从而“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为共同体的普通成员和公民。这意味着对同伴的尊重,以及对共同体本身的尊重”。利奥波德所主张的根本原则是:“一件事物,当它倾向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时,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大地伦理》是生态中心论的发轫之作,《沙郡年鉴》也因此被当代生态主义者誉为“圣书”。

现代环境主义走过的道路与利奥波德个人的思想经历十分相似。1962年,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该书中卡逊以惊世骇俗的笔调描绘了滥用农药对人类环境的毁灭性影响,提出人类应与其他生物相协调、共同分享地球的思想。《寂静的春天》的问世被认作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开始的标志。作者对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激进批判立场,招来美国主流知识界的反对,导致了长达十数年的争论。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从不同视角表达了对环境危机的实质及其克服前景的认识,分歧之大,几无调和的可能。而且直到今天,此类分歧也远远没有消除。不过,从主导思想的变化看,四十年的环境主义运动仍可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尽管荒野保护组织提出过“为荒野而保护荒野”(wilderness-for-wilderness'-sake)的主张,尽管也有人对技术中心论进行过颠覆性的批判,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思想更接近平肖而不是缪尔。1970年4月22日,来自许多国家的人在美国经历或参与了第一个“地球日”的活动,活动的主题是严肃地反省地球的环境状况。这是环境主义者在公众面前的一次集体亮相,虽然公众并没有报以预期的热情。此后,由于斯德哥尔摩会议等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的召开,在美国媒体的鼓噪下,“生态学时代”这个词一下子被叫响了。⁽⁵⁾于是,在今天的叙述中,1970年4月22日成了环境主义运动的分水岭。客观地说,第一个“地球日”及以后相关行动的直接影响在于,它促使一批职业哲学家、社会

科学家和政治家投身环境主义运动，并担当起反省和规范运动的任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运动的方向。1973年，奈斯(Arne Naess)在国际哲学杂志《探索》上发表《浅层的与深层的、长远的生态学运动：一个概要》一文，首次把环境主义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浅层生态学运动和深层生态学运动。奈斯认为，浅层生态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关心人类的利益；深层生态学则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浅层生态学只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深层生态学却要追问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在实践中，浅层生态学主张改良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深层生态学则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6]。奈斯的区分原则上为环境主义者普遍接受，尽管许多人并不赞同他的学说。这也就是所谓“改良环境主义”(reformist environmentalism)与“激进环境主义”(radical environmentalism)的对立。自70年代至今，激进环境主义代表着运动的主流。

那么，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是什么关系呢？多布森(Andrew Dobson)在《绿色政治思想》第一章开头就说：“关于生态主义，必须明确的首要观点是，它不同于环境主义。……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生态主义认为，对环境的关心……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彻底转变为先决条件；而环境主义则主张一种针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方式，它确信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无须根本改变现行的价值观或生产、消费模式。”在该章的结尾，他又说：“有必要再强调一遍，这是一本关于生态主义而不是关于环境主义的书。”^[7]多布森的整本书就是要论证这一点。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两者的区别：生态主义从根本上置疑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主义则不然；生态主义期望一个不追求高增长、高科技、高消费，而以包含着更多劳动、更少闲暇、更少物品和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环境主义则不然；生态主义将地球的有限性置于优先地位，追问在此框架内何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是可能的和可欲的，环境主义则不然……最后，在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关心的是人类活动必须限制在何种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非人类世界，环境主义则关心人类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己的利益。显然，多布森的区分和奈斯的区分同出一辙。多布森所说的“环境主义”实际上指的是老派的改良环境主义，而所谓“生态主义”也就是激进环境主义。所以，佩珀(David Pepper)把多布森的生态主义定义概括为“激进环境主义的政治哲

学,包括生态中心论”⁽⁸⁾。生态中心论是生态主义最重要但并非惟一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生命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分别代表着生态哲学内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条路线,它们一起构成生态主义的思想支柱。

与生态哲学相比,生态批评的兴起要晚得多。按照布依尔(Lawrence Buell)在《生态批评暴动》一文中的说法,生态批评或“文学与环境研究”(literature-and-environment studies)运动起于20世纪90年代,而且至今仍处在发展阶段。“尽管这个词(按:指生态批评)二十年前就发明出来了,尽管对于和自然观念、荒野、自然科学以及各种空间环境相关的文学文本与运动的批评性阅读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只是在最后十年里,与环境相关的文学研究才一跃而显现为一场大规模的批评暴动。”布依尔所谓的“暴动”(insurgency),既针对当代批评界的已有格局而言,又是对生态批评内部无序状态的形容:

当代文学与环境研究成分之驳杂,称其为“一场运动”实不为过。就此而论,它与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倒是和女性主义及族群修正主义或同性恋研究有些相似。因为它总体上是受问题驱动而不是受方法驱动的。生态批评至今没有廓清其范围,而这是方法上更趋一致的暴动(more methodologically-focused insurgencies)所必需的,如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之于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之于殖民话语研究。⁽⁹⁾

那么,生态批评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它关心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呢?在《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1996)的“导论”中,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下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阶级的意识带进文本阅读,“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这个定义相当空洞。所谓“以地球为中心”(earth-centered)除了提法上与“以人为中心”(human-centered)相对外,实在见不出多少深意,而且更难让人明白它在批评实践中如何操作。当然,格劳特费尔蒂有自己的解释: